



新居帖



山陽賴先生遺墨

新居帖

桃華菴藏



凡有學識者。其書雖不工。
其力自現於筆墨之外。無
學識者。則反之矣。今觀此老
運筆之工。並併學識之力。
盎然神發。殆有沛然跳龍
之勢。余曾識先生三十餘年。

文名四走。天不俱殤。豈在於
書。占詩哉。鵬目氏弥藏日
久。頃三井牧山。捐貲刻之。余
美其意。乃題一言返之。

弘化丙午二月乙浣

兖國山人碩梓漫



先師賴翁書名素諱于生日矣。即世十
數年。零紙斷簡。人皆珍之。僕本日出真
者。自閩以坊間訪遺墨。摹為榻中者。
陸續上市。就中若此。惟余近親。侍研北
觀。且揮灑。憶自跋所謂拋筆呼酒時。
忽焉已在二十餘年前矣。然一時心力

正任今猶有生色余閱師筆多矣而其
 備滿體如此者實爲難模之寶璧如劍
 戟森然聚貯一庫非若彼遺棄滯穗
 求之各處臨池家豈可不置一本哉
 詩亦難載古今體而此現行本集間有
 同異又足以知作者苦心而窺其法門宜乎
 桃花庵主人勒傳之世也吾因有初感

矣先師在世有人清梓其著作耑却
 之易簣未幾之都書肆爭先謀刻
 有一書或累數印者古人云有本者如此
 又云蓋棺論定嗚呼後賢者知今日仰
 之如山斗者必非偶然則此帖不獨待書
 見其長也及主人請余題言乃書此
 時弘化二年己巳嘉平月允陞

內生張國牧親薰手謹識



新居逢歲除
土木粗
竣事
換屋雖云庫
歸隱之以避
梁室
臨
海
乃
我
謀
有
餘
地
以



冬願暗暖升夜正十
二折之插執裡所以何
我醉掃室呼先妻
燈吹金春盡五年

學語更今歲解招使
任母輸存年失年
忍言能者持節家
終尔不失墜

新居建元日宮戶看
曙明階下長流水消
已春聲
臨
流洗玉研紫嶼山

青迎香詩未就且先
呼酒饒地傾少賀客
喜欠芳筵送迎接逸
如此之以慙來情所恨

獨一初近養志未成
安得共此酒茲顏一
吹傾磨墨心鄉書
醉字易縱橫

隔嶺已東山深翠錯
且層其中多佳奇
又有後字僧過橋注
問之沙路如繩鳥

汝水聲兮聒子夜日
氣多悲五二高快晴
如暖起凍梳小市穿
屈曲長磴度峻峽

五為一笑夕陽在塔
稜渾豆一瓢酒所
飲談飛矯擷諸吏
倘醉來共出松白石

石獸頻、氣多辟城
市無可佐拜跪祀
所純

癸未牛日試 物集君

訪昭詹氏墨而筆則
蔣家小女尖軟粗惡者、
甜氣自視亦性因歎今
歲第一揮灑不道
意如此所謂氣以此始也

必以終年——所已可
知冬山陽外史識



目南玉處
信移居新



種實特之

已額名把

一陽扶浩
三氣產實

漢起七篇
書

竊名傳歷
泣表女子歷

未全軋窓

東翔誰後

有軍強意

更新裁

梅雪已
報

手挽
學
清

杜曲春衣
波一時誰

料此中家
采生中家

梅度端家
狐

風定伍換
朕漏乳無

人乘興到
江干酒

君待向
五起新

秋實自遠
獨看

東山隱
清書卷

快雪晴時
酒半酣
不

美飲佳兒
人俗醉
不

中
三
子
人
德
以
善
為

脫
去
紅
塵
十
生
堆
積

家勿新道

是清獨有

舊儒用忘る

得子持乃

要品酒入城
有來

孤館終年
未有書

旬日食盤
魚歲除

何處山僧
飲和雪東

國
額
野

前所書不通意謂
是筆一之氣也因
反撰虎草用熟在
大書小諸以自快

而終不能佳使筆
舒五則將曰子之統

然也

子成



最尾詩脫一厨字坡翁在海
外謂子過曰吾意因佳有小
歸之北試書平生三賦使無
一脫誤則五歸必矣果然
亦適之時無誤也

子成子後



筑海颶氣連天黑



千艘蒙產來自小

嶼報碧眼蒙古史

但勝漫教國南翼
禁得趙家孤与家持
此東搬男子國古操

太郎勝如瓊瓦防
海將士多飛結倒
橋為梯鷁追死其捷

已曉空帳夢磨
厲其期蒼崖大羊骨
將瑞植博乳潼天

不見風仙一駟附雲
濤不使鞭血鐵日
本刀

此余十八九時所心吟史
經右一篇有人傳似
南冥先生一讀後
賞貼之壁每酒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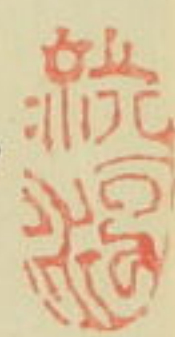
輒朗吟稱快余少之
感其知己中少藏之久
今夕忽有西人索書
此臨出再買覺語意

有防不足之數句恨不
起先生讀之

寒



東海大魚奮鬣尾蹴
起黑波汚黼屨隱島
風雲何慘悽六十餘
州絕鬼虺誰將隻手



擺妖氛身當百萬哮
闕羣關西自有男子
在東向寧為降將軍
揮戈擬招虞淵日執

錡同劇即墨雲旋軋
轉坤谷值遇灑掃輦
道迎鑾輅論功睢陽
最有力李郭未必安

天步出將入相未陞
班前狼後虎事又艱
獻策帝閭何得達沒
身賊陣不重還猶餘

兒輩繼微志全家骨
血臧王事非有南柯
守舊根偏安北關向
何地攝山逶邈海水

碧郊樹難認櫻井驛
訣兒呼弟來戰此刀
折矢盡臣事畢北向
再拜天日陰七生人

間滅此賊熱血跡化
五百歲茫茫春無長
燕麥君不見子叛弟
閔臣噬吞十有三世

何所存何如忠孝萃
一門萬世之下一片
石長留英雄淚痕
湊川歌余弱冠時

所作癸未春王重
錄襄



高歡圍玉壁守將車孝實臨城語
歡曰某關西男子決不為降將軍也
楠公應召詣行在論東人可以謀

屈終如其所策此典余自謂用得
頗貼切而讀者多草讀過

坡翁云小字若不展放大字若不結
密然亦不可用意而然也余書此詩
用意檢束遂成縛律禪矣

大字用小筆如大事任小寸小字
用大筆如小事使大寸雖牛刀不

便割雞而終勝扛鼎絕臍之醜
也余書此歌與書此跋同筆跋字
覺微可觀蓋力有餘耳

襄贇識



書過兵庫——讀公碑
文似是用多寢塔法每

竊謂是宜用中興頌
為寶帙震不稱公毅
矣以錄此歌則略依家
廟碑之意猶之相稱
耳然耳目與心能見

之矣口能言之者至於手
則不能作也何

山陽外史又贊



山陽賴先生其言訥不似其文之雄暢其形羸不似其
筆之秀勁是以應接之際輒受人譏笑欺侮先生不
校也此帖如湊川諸篇雖江海之餘波而筆勢洶湧光
芒四射足以見其眼空千古矣而未識其人者何意其
羸且訥如此哉嗟呼世固多敏辯偉貌自善修飾未
嘗受人之譏笑欺侮者不知百年後而其立言不朽墨
痕傳芳者其將在彼乎抑在此乎此自應有公論也
文以而成小春日題于習靜齋南軒

小石龍

